

熊十力全集
第一卷

【第一卷】

◎湖北教育出版社

熊十力全集

(鄂)新登字02號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熊十力全集/蕭萐父主編. — 武漢: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01

ISBN7-5351-2969-2

I.熊… II.蕭… III.①熊十力—全集②哲學—中國—現代—文集③IV.B261-5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01)第043462號

出版發行:湖北教育出版社

武漢市青年路277號

網址: <http://www.hbedup.com>

郵編:430015 電話:83625580

經銷:新華書店

印刷:深圳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

(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·518111)

開本:850mm×1168mm 1/32

92插頁 263·5印張

版次:2001年8月第1版

2001年8月第1次印刷

字數:4860千字

印數:2 000

ISBN7-5351-2969-2/B.31

全套拾本 定價:980.00圓

如印刷、裝訂影響閱讀,承印廠為你調換

心 書

(一九一八年)

題 記

心書係熊十力的處女作，曾於一九一八年自印行世。其中匯集熊氏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間的筆札二十五則。

熊子真心書序

蔡元培

黃岡熊子子真者，蓋績學篤行士也。丁戊之際，余創進德會於北京大學，熊子由遠道貽書贊助，極聲應氣求之雅，余固已識熊子之志行所在矣。已而復以其筆札所遺，彙而錄之曰心書者，郵寄相示。余開緘讀之，愈以知熊子之所得者至深且遠，而非時流之逐於物欲者比也。自改革以還，綱維既決，而神奸之竊弄政柄者，又復挾其利祿威刑之具，投人類之劣根性以煽誘之，於是乎廉耻道喪，而人禽遂幾於雜糅。昔者顧亭林先生推原五胡之亂，歸獄於魏操之提獎污行，而今乃什伯千萬其魏操焉，其流毒寧有窮期耶？嗚呼！履霜堅冰至，是真心世道之殷憂矣。今觀熊子之學，貫通百家，融會儒佛。其究也，乃欲以老氏清淨寡欲之旨，養其至大至剛之氣。富哉言乎！遵斯道也以行，本淡泊明志之操，收寧靜致遠之效，庶幾橫流可挽，而大道亦無事乎他求矣。是則吾與熊子所為交資互勉，相期以為進德之階梯者。其即以是編為息壤之誓言焉可也。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蔡元培序。

自序

我生不辰，遭茲多難。殷憂切於苕華，慘痛興於常棣。形骸半槁，待盡何年？耿耿孤心，誰堪告語？自惟失學，筆札極稀，又隨手拋置，偶爾檢存，得如干首，實我生卅年心行所存，故曰心書。船山有言，唯此心常在天壤間，或有諒者。七年九月朔熊繼智。

船山學自記

余少失怙，貧不能問學。年十三歲，登高而傷秋毫，時喟然嘆曰：此秋毫始為茂草，春夏時，吸收水土空氣諸成分，而油然滋榮者也。未幾，零落為秋毫，剎那剎那，將秋毫且不可得，求其原質，亦復無有。三界諸有為相，皆可作如是觀。頓悟萬有皆幻。由是放蕩形骸，妄騁淫佚，久之覺其煩惱，更進求安心立命之道。因悟幻不自有，必依於真。如無真者，覺幻是誰？泯此覺相，幻復何有？以有能覺，幻相斯起。此能覺者，是名真我。時則以情器為泡影，索真宰於寂滅，一念不生，虛空粉碎，以此為至道之歸矣。既而猛然有省曰，果幻相為多事者，云何依真起幻？既依真起幻，云何斷幻求真？幻如可斷者，即不應起，起已可斷者，斷必復起。又捨幻有真者，是真幻不相干，云何求真？種種疑慮，莫獲正解，以是身心無主，不得安穩。乃忽讀王船山遺書，得悟道器一元，幽明一物。全道全器，原一誠而無幻；即幽即明，本一貫而何斷？天在人，不遣人以同天；道在我，賴有我以凝道。斯乃衡陽之寶筏、洙泗之薪傳也。船山書凡三百二十卷，學者或苦其浩瀚，未達旨歸。余以暗昧，幸值斯文，嘉其啓予，爰為纂緝，歲星一週，始告錄成，遂名船山學。故記其因緣如此。

余曩治船山學，頗好之，近讀餘杭章先生建立宗教論，聞三性三無性義，益進討竺墳，始知船山甚淺。然考船山遺書目錄，有相宗絡索、八識規矩頌贊二書。自鄧顯鶴、曾國藩之倫，皆莫爲刊行。諸爲船山作傳者，亦置弗道。吾臆船山晚年或於佛學有所窺，陋儒或諱其書不傳，未可知耳。丙辰夏子真識

示韓濬

天字之義有四：以形氣言，一也；如詩言“昊天”、“昊天”是。以主宰言，二也。如書稱福善禍淫之天，及詩所稱“上帝”者，皆是。以虛無言，三也；如中庸末章所稱“無聲無臭”之天，是與第二義不同：蓋一有人格，一無人格；一屬宗教，一屬哲學。以自然言，四也。如易言“天行健”，是今所謂天演也。四義中，後三皆本前一引伸之，而學術思想之變遷，亦於此可略識矣。說文：“天，巔也。至高在上，從一大也。”此言乎形氣已。初民以蒼蒼戴吾之上者爲大莫與京，能生能覆，故皈敬焉。古者，天子祭天。人智稍進，則於形氣而求真宰，以鈞陶萬有爲真宰之權能，故贊美曰天，而涵義較前迥異。又進，則知真理者“體物不遺”，中庸此語，獨云真如遍爲萬法實體。而了無名相，故中庸以“無聲無臭”形容之。雖亦名天，其義特妙，無神

說也。中庸言鬼神曰“如在其上”云云，如在者，無在無不在，蓋即斯比諸沙之泛神說。泛神猶無神耳。無神，則無作者，故究形氣者，進言自然，遂贊天行之健。“君子自強不息”，以人持天也。輓近天演說張，形氣之秘機愈洩，斯以自然言天者貴矣。夫始制天字，用表至高在上之蒼穹耳，浸假則引伸爲真宰之名，又引伸爲虛無真理之目，又引伸爲自然之謂。至於後二義，於形上形下之故，漸有發明。然佛明因緣，則自然又成戲論；佛說唯心，與此云無神，精粗迥別也。

張純一存藁序

張君仲如，少治儒術，尚任俠。清末失政，與潛江劉敬菴，假武昌 聖公會爲日知會，謀革命。因是交基督徒，探其教義，痛士習民風之敝，以爲革政不如革心。中國，數千年儒教之國也。儒術爲世主所烹，遂屈老墨而成一尊，以其言政教合一，干祿之學、功利之說爭相緣附，役斯民於權利之壑。儒者雖諱言利，而爲利者易託焉，易曰：“崇高莫大乎富貴。”孟軻言有爲貧之仕，又云，仲尼三月無君，皇皇如也。雖言匪一端，義各有當，然此等處最易爲人假借，故人亦樂奉儒教。老曰：“人不婚宦，情欲減半。”墨翟自苦救人，皆不若儒術便人之私，故爲儒所抑，而吾國人乃終溺利祿中也。故

言教者宜無與政，儒者若管寧、王船山其行至清，乃別派也。至今洪流橫決，其禍滔天。故仲如以革心在革教，遂逃儒歸耶，匿迹滄瀆，不復與黨人政客往還矣。是時風氣未開，士大夫最鄙教侶。仲如幼補文學，老生夙器重之，至是乃爲人所唾，而仲如不顧也。余曩與仲如論禮，仲如曰：“儒者言禮，綱維人己，經緯萬端，善己。然嚴天澤之分，其弊也，上專下竅，景教無差等，章太炎謂神教不平等，然獨尊一神者，於神之下實皆平等也。屈己爲群，寅亮天工，故莫不得所。耶穌自謂非以役人乃役於人，尚以服役利他爲訓，此耶教精神也。華盛頓服膺耶教者，微時常見一乳鳥失所哀鳴，即擇木棲鳥，凡三徙之，待其不鳴乃止。旁有嘲之曰，若爲鳥之僕乎？華盛頓曰：“我則安能？唯上帝能爲萬物之僕耳，吾其勉爲人類之僕耶。”觀此則美之共和莫於華氏，非偶然已。故耶教屈己利物之精神，非儒家所及也。夫親本始，薄形骸，肖所生，厚同類，淨嚴心土，光曜世界者，禮之意也，則吾景尊所尚矣。”又曰：“不以禮應物者，是先不以禮自處；不以禮自處者，是亡其所自也。”余既然其說，仲如復旁搜博探，默契元妙，頗融貫佛說，以發明新約義趣。常曰：“上帝即一真法界，祈禱具戒定等義。自修自證，絕佞媚之劣情。即心即神，泯自他之妄執。”其會心於耶氏者深哉。余廿年嚴憚之友，以仲如與同縣劉通 子通爲最。子通天資卓絕，仲如踐履篤實，皆余所不逮。然仲如之學，於子通爲近，獨余向異其趣。近乃多同，常欲共席研摩，卒格於事勢。茫茫大地，契心幾人？並此寥

寥者亦復難聚，惟有撐拳赤腳，獨往獨來於天地間而已。今夏，余自粵返里，道滬，過仲如。益感當世之變，而嘆仲如之歸依宗教爲知本也。比荷仲如以存藁見示，頗切實高明；而與子通往還諸牘尤爲精要。以其能明基督之道，有裨世教人心，故易其名曰“談道書”。急縱叟付梓，並序仲如生平，以告讀是書者。七年夏五熊繼智序。

復張君

承詢斷證，依實教說，單刀直入。大疏云：照惑無本，即是智體。照體無自，即是證如。謂迷時說惑，悟時說智。惑體智體，無二體故。故知妄惑性空，全是智體，即此智體，從緣無性。無性之性，全是真如。又即寂之照，曰智；即照之寂，曰如。寂照雙融，如智一體。實教斷證，大意如是。要惟上根，乃得契入。外道與佛之關係散見諸經論中。繼智牽於人事，未遑博考，良亦自愧。然餘杭大乘佛教緣起考所徵論，可謂扼要。鈔疏如別，試覽之。

大乘勝義，在先立如來藏識，非在先立法身。藏識是佛之因，法身是佛之果。因既成立，果乃可知。而此藏識之名，本由小乘無我，數論神我，相較而成究竟一乘。寶性論第三云：“一切外道，執着色

等非真實事，以爲有我。而彼外道取着我相，無如是我相虛妄顛倒。一切時無我，以是義故，說言如來如實知一切法無我，到第一彼岸，而如來無彼我，無我相，何以故？以一切時，如實見知，不虛妄故，非顛倒故。此以何義？以即無我，名爲有我，即無我者，無彼外道虛妄神我；名有我者，如來有彼得自在我。”今尋佛在世時，與數論師出入最數。若專立無我者，現見世人皆證有我。而說爲無，即有世間相違之過，非建立藏識，其能服數論之心耶？故知如來藏，阿賴耶識諸宗，原惟佛說也。又如勝論建立極微，有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時、方、我、意九種。而佛家小乘，如有部經亦皆建立極微，以說四大，但不說空、時、方、我、意五者亦有極微耳。若佛說止此，則勝論猶今梨布涅知輩，說心物皆有原子。佛說如理化諸師，說實質方有原子，二者固無以相過也，非建立法空真如，亦何以鉗勝論之口耶？故知雙破二執，原惟佛說也。又如吠陀之說，以人爲梵天所生。路歌夜多論，即順世外道。說鵝之白色，鸚鵡綠色，孔雀雜色，皆自然生，我亦如是。見金七十論。佛說既破自然，又破作者，而立因果鈎鎖之說。然作者易破，自然難破，因果相追，必有無窮之過。若建立一因爲始，更無他因者，即與自然說同。非說萬法因迷而起，復何以難彼也？故知“三界唯心”，原惟佛說也。真按：佛說何以勝外道而為

了義談，此處急須參透。

日知會王劉余何朱諸傳

謹案：民國元年，今大總統黎公，時以副總統領鄂都督事。於是年冬，特設武昌日知會調查紀錄所，創修日知會志。以孫武、蔡濟民、季雨霖主所務，余亦兼編輯。搜集未竟。迄於癸丑，而南北戰事起，余退耕田里，日知會調查紀錄所亦無形消滅，集稿散佚矣。案：日知會始名科學補習所，則發起於清光緒甲辰夏，至乙巳四月改組爲日知會，勢遂大，自是會員多有東渡或散布各省者。海外同盟會成於乙巳之秋，其中要人，多出日知會。如宋漁父，其最著也。當是時，日知會與同盟會內外策應。迄於丙午，日知會破壞，而會員繼起，分設共進會、文學社，再接再勵，故辛亥武昌一呼，光復舊物，非偶然已。日知會諸子，多不羈之纜。而王漢、劉敬菴、余仲勉、何見田、朱元成皆天資過人，立身有本末。諸子但爲未及古人，自一時之雋也。而敬菴尤卓犖，乃皆以年少遭慘變，不得竟其學，展其纜，惜哉！余自弱冠與諸子相從憂患，昔嘗論次其行事，以爲之傳，癸丑散佚，今不可憶。又年來心事惡劣，

學殖荒落。茲爲諸子傳，蓋十不得彷彿其一二，聊以備國史之採云爾。

王漢，字竹菴，湖北圻水人。父兄皆名諸生。漢生而岐嶷秀茁，習儒術，年十六，通五經義，詩文多傷時語，喜讀兵書及豪俠傳，購劍自舞，人或以癡詆之。曾受學同縣何焜閣司馬。焜閣故受學於同縣熊光大孝廉，治姚江學，輒縱談時事，導諸生厲實行，救國危。漢聞之，瞿然有清世志。居無何莅鄂，改名潮，字怒濤。時潛江劉敬菴、黃岡何見田、江陵朱元成聚鄂謀革命，均交漢，就漢決事。漢沈毅，少大言，諸人頗以此重之。桃源胡瑛，年少有機智，漢一見大悅，傾肝膽與交，常教瑛敦道義，厲志節。瑛語人曰：“漢誠迂士，然緩急可恃也。”未幾，清差鐵良搜括東南財賦。漢嘆曰：“東南民力竭矣！”一日謂其婦曰：“吾有老母，將以累君。”婦不解所謂。漢陰伺鐵良於鄂，圖槍斃之。既而以鄂距家近，恐累母及兄，遂令胡瑛與俱，尾鐵良後，行至河南彰德府，鐵良易車肩輿，乃急趨前擊之，不中，又擊之，又不中。衛兵追捕亟，漢反奔，知不免，引槍自斃。年二十三。胡瑛出其屍藁葬彰德城外。事在清光緒三十一年正月。初，何焜閣嘗語漢以太易需時義。漢拂然曰：“人各需時，奈何？需之彖曰‘利涉大川’，大川險也，唯涉險可以濟天下之險。”焜閣無以難之。漢往刺鐵良，婚纔數月。漢就義月餘，劉敬菴、何見田等組織日知會於武昌。又數月，吳樾刺清五大臣。又二年，徐錫麟刺清安徽巡撫恩銘。又

七年，武昌起義。民國成，時人寢莫能言漢死事狀。民國元年，熊子真上其事於黎副總統，其潛德始表而出之。

劉敬菴，名貞一，又名大雄，以字行。湖北 潛江人。明經淇之子也。兄弟四，敬菴最長。母金氏愛之逾於諸子。幼隨父讀，穎悟善記，書過目輒不忘。性沉靜無譁，喜坐小樓靜讀，寒暑不輟，非膳不下。夜輒凝神危坐，如老僧入定，父母以爲倦，促之寢，應曰：“非倦也，特斂心默識耳。”識者知其非常人也。稍長，窺中原多故，志在澄清，投鄂軍爲兵士。值今大總統黎公治軍，識敬菴，拔入記室，敬菴卒去之，閒居訪求豪俊。清 光緒甲辰夏，王漢、何見田、宋教仁、余仲勉、朱元成等，先後聚鄂謀革命。敬菴一見深相結，遂設科學補習所爲黨人機關。會黃興、劉揆一聚黨設華興會於長沙，擬乘是年清后壽期舉義。鄂黨曾派員赴湘聯絡，期發於湘，響應於鄂。九月，湘事洩，誅及於鄂。武昌知府梁鼎芬，由是封禁補習所，諸同志亡走。明年春，王漢刺清閱兵大臣鐵良，不中死。敬菴憤甚，乃與同志復立日知會於武昌，軍人學子多人會。每開會演說，敬菴至誠惻怛，聲淚俱下，環聽者常數百人。數月，黨勢益熾，日知會支部林立。丙午，清廷調南北軍會操河洛。同志以是機可乘，議發難。敬菴以時機未至，力戒暴動。激烈派群起非難，至欲殺之，敬菴不爲動，務以新書報散布軍民，以道德勗同志。是年冬，萍鄉礦夫爲爭工資畔，黨人暗操縱之，勢遂大。清諭湘 鄂會兵痛剿，並詔捕黨人急。湖

北巡警道馮啓鈞，爲功賞素仇黨人，未常一日忘日知會也。至是以東京留學生郭堯階偵探，知敬菴爲黨首，將逮敬菴。敬菴聞之曰：“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。”不肯避。某生諫曰：“公奈何輕一身，不爲後圖乎！”疆之走，將抵黃陂，爲虜騎追獲，未幾，朱元成、張難先、殷勤道、吳保春、李亞東、胡瑛、季雨霖以次逮獄。時名捕者尚百餘人。初萍鄉舉事時，有劉家運者，指揮徒衆，抗清軍甚力。啓鈞以敬菴即家運，請於總督，將置之死。敬菴曾入聖公會充信徒，某教士因美公使，爲之寬於清外部及湖廣總督。得未減，然卒不獲釋。辛亥五月十八日，幽死於獄，年三十餘歲。敬菴終身不娶，不肉食，恬淡異常。少治六經佛老諸子學，通曉大義。後皈依耶教，力窮其奧。平生踐履篤實，立必齊足，坐必平身，行必端步，律己嚴，待人愛敬。非講道，言語不諸口。事不適意，怒不形於色。視害己者無怨心，且以其無知而憫之。有病者，則爲之祈禱。嘗曰：“凡人意思行爲，須時加檢點，必本信心而行。吾於時時事事，形形色色，無不親眼見得上帝。”其體道深切如此。敬菴在獄，囚徒多感化。一日獄收一犯。凶惡甚，咸不敢近，獄吏尤憚之，移與敬菴處，和易過他囚。敬菴智勇深沉，能任重致遠，在鄂苦心經營，無赫赫之功，人思慕焉。民國元年，黎副總統請追贈敬菴大勳位，召其家屬厚恤之。

余仲勉，號簡齋，湖北麻城人。幼有異稟，從兄敬堂受學於余浩吾昆弟，略識周秦學術源流。少長，讀明

末諸子書，慕船山 黎洲之風，慨然有繼述志。會清 那拉后臨制，親貴擅柄，民生日瘁，國勢日蹙，仲勉益憤，乃挾書游長江上下，陰求豪俠之士，首事改革。甲辰夏，同劉敬菴 何見田設科學補習所於鄂。語在敬菴傳。是秋，馳赴日本，規設中國留學生會，從粵人某，學制炸彈及放射術，改字劍儕。乙巳秋，見孫文於東京，縱談時局，多中肯要，遂策成同盟會，聚黨徒數千人，風動中外。孫文大奇之，以湖北黨務委。未幾，清廷授意於日本政府，頒布取締留學生規則。陳天華憤懣投海死。天華者，仲勉石交也，欲與俱殉，友人責以後事，乃已。尋與王博沙回滬，創設中國公學，為收集黨人地。復入鄂，通日知會，謀益亟。時日知會附設學校，及武昌翻譯學校，皆黨人機關，以仲勉掌教職。仲勉痛刺時事，無所避，諸生聞感泣下。丙午秋，萍鄉舉義，仲勉與劉敬菴、朱元成、何見田、胡瑛等，謀為桴鼓應，而軍資無出。適益陽 李某佐職來鄂，因沔陽 郭堯階入黨，言六合錫礦公司。存款可挹注。仲勉遂約同志，往漢口某紙廠，訂立合同。事甫就，為堯階所聞。堯階故留學東京，好冶游，私赴某紙廠，取其款，懼同志弗容，陰洩其事於清巡警道馮啓鈞。啓鈞委之為偵探隊長，轉導捕黨人。劉敬菴、朱元成、張難先、胡瑛等皆逮獄。仲勉令其妻善事敬菴母，而陰欲招死士轟炸官署，出敬菴等於獄，事未就，而聲益張。仲勉叔子敦，友人孫楷臣、彭華卿、屈競存，乃促仲勉暫避地，行抵滬，入公學。公學，黨人麀集地也。